

## 卧虎

人到中年，不想做上山虎，也不想做下山虎，只甘願如卧虎。仰天咆哮，縱身溝壑，或跳或撲或剪或掀或翻或咬或撕，自然有猛獸之力，但不及卧虎蒼勁。

一隻老虎卧着，懶洋洋的，雨淋日曬風吹，從容自在，深藏狂瀾的王氣與雄心，休養生息。

我喜歡兩漢石雕卧虎，看得見《史記》氣息，看得見《漢書》氣息，酣暢、簡潔、浩蕩、醇厚、清爽。作賦之心，寫碑之心，才氣颯爽，司馬遷與班固引來高古之風，戰馬嘶鳴，兵戈碰撞一起，風吹過旌旗，幾聲低沉的虎嘯。他們下筆，隱隱有老虎的色澤，風吹過紙頁，遠處的舊城傳來幾聲老虎的低吼與咆哮。

司馬遷筆力洗煉生動，氣息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句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從遠古到漢風，一支筆生生鼓蕩三千年。班固文采或稍遜風騷，但史實扎實，字字如磨盤，一柱火光冲天照着。司馬遷像御風而來的劍俠，班固卻是坐聽車聲轆轤的儒士。

見過幾尊墓地石虎，多是唐宋明清舊物，面目大多有些模糊了，斑斑駁駁裏王氣越發混沌越發滄桑，更有股深不可測，一團團如濃雲。風吹日曬，蒼石披上一層獸紋。人在它面前站着，是好文章的氣息。不刻意，形意自生，一時對那些不知名的匠人生出敬意了。也見過一些栩栩如生的石雕老虎，刻意了，卻顯得小器，雖然

多了形態，但神性大減，沒有王氣。

那日讀《管子》，書上說，卧名利者寫生危，息其名利之心，則無危生之累也。書上還說，思索精細容易明智不足，德行修者王道狹窄，名利炙盛恐有禍端，智慧過頭損害生機，名進而身退，才合於天道。滿盛之國，不可為官；滿盛之家，不可聯姻；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道雖如此，奈何修道路上寂寂寥寥，名利場中熙熙攘攘。

人到中年，卧着就好。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如此甚好。壁畫中，有舞者迴旋而舞，全身蜷縮一起，身體卧下仰望天空的雲彩，是為卧雲式。

多少人卧着，眼光卻在雲上。詩人說得好：心有猛虎，細嗅薔薇。

心裏住着猛獸，依舊有細嗅花開的溫柔。

心有薔薇，細嗅猛虎如何？

心有猛虎，細嗅薔薇。當然令人低回。心有薔薇，細嗅猛虎。更讓我嚮往。

老子認為人生之化境乃復歸於嬰兒，如此方才道德圓滿渾厚，毒蟲不螫，猛獸不傷，連性情兇狠的禽鳥也不會加害分毫。《道德經》所論：「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入世漸深，人心大多漸漸如虎穴，多了暴烈多了戾氣。嬰兒之心方才是花園，開滿了薔薇。



准風物談  
胡竹峰

## 紙藝見匠心



市井萬象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邀請摺紙藝術家陳柏熹，於金鐘太古廣場舉辦「香港昇平 繁盛共享摺紙藝術展」。

展覽透過摺紙藝術，創作出港島和九龍

兩岸的特色建築模型，展現香港的繁盛。場內亦擺放以香港可見動物為題材的摺紙作品，如黃牛、招潮蟹、灣鱷、綠海龜等，並設有不同裝置，成為市民的「打卡」熱點。展期至七月十日。

政府新聞處

## 天涯海角



英倫漫話  
江恆

當我到達目的地，已是日落時分，天色仍然泛白，但視線開始變得模糊。穿過寧靜的小鎮，崎嶇的海岸線便橫亘在眼前，遠處深灰色的大海，與天際連成一線，陣陣拍打礁石的波濤聲彷彿在提醒，這就是美國著名旅行作家保羅·索魯筆下的蘭茲角（Land's End）。

在來時的路上，我和保羅·索魯一樣也搭乘了支線小火車，或許是經過了四十年的植被變遷，他提到的「車窗外的樹枝掃得玻璃吱嘎作響」並未出現，但「高低不平的綠色曠野、海浪拍打接近白堊斷崖、海鷗像風箏般掛在空中」等場景卻真切地展現在眼前，連拂過面頰的輕風也同樣如他所說帶著絲絲海的鹹味。畢竟這是英格蘭大陸的最西端，英國人心目中的天涯海角。

蘭茲角絕對配得上天涯海角這個響噹噹的稱號。次日清晨再次來到海邊，視野已格外開闊，順着地標式白色指路牌眺望，海天融為一體，目之所及皆是蔚藍，的確如蘭茲角的英文直譯那樣——「大地的盡頭」。但蘭茲角的奇妙在於，在英國人看來，來到這裏並不意味着走到盡頭，而是另一個新的開始。二〇一二年倫敦奧運會火炬傳遞時，蘭茲角被選為第一站，恐怕就是沿襲了其作為遠航起點、走向世界的傳統。

英國人常說，沒有來到蘭茲角，等於沒有來到英國。或許就是帶着這樣一種衝動，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倫敦旅居了十多年的保羅·索魯，決定一探究竟。他搬出英國地圖，順時針沿着海岸線畫出一條路線，於是整個旅程構成了一幅有趣的圖案：一個女巫騎着一隻豬。女巫當然是蘇格蘭，而英格蘭就成了那隻豬，鼻子在西南方的威爾士，伸出去的腳是康沃爾，而屁股則是諾里奇。位於康沃爾的蘭茲角，便恰巧成了腳趾尖。

保羅·索魯在他的《到英國的理由》一書中寫了自己的感受：領略天涯海角的蘭茲角，固然是個美妙的體驗，但在康沃爾徒步卻給他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就像他說的，「我

不是來觀光的。我是來看雨和太陽。」在康沃爾徒步過程中，他遇到了英國環島之旅中經常見到的情形，「大雨掃過曠野，朝我席捲而來，將我淋濕，幾分鐘後露臉的太陽又把我給蒸乾」，這種盡情接受大自然洗禮的酣暢淋漓，讓他樂在其中。

也許由於年代過於久遠，保羅·索魯的康沃爾之行除了讚美自然風光，幾乎見不到他褒獎人文景色。他隱約提到，「康沃爾只剩一個錫礦廠還在運作，到處散布着廢棄的礦場，宛如鬼鎮裏的教堂廢墟……看起來是英國最陰森的地方。」不過，保羅·索魯想不到的是，如今的康沃爾，早已今非昔比，他見到的舊礦場已被野草和鮮花覆蓋殆盡，在廢棄的礦坑中更建起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的大型植物溫室「伊甸園計劃」（Eden Project），不僅成功兼顧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更讓康沃爾的形象煥然一新。

在英國人眼中，康沃爾的地位從來都是獨一無二，當地的華人喜歡用康沃爾Cornwall的英文直譯稱其「玉米牆」。對英國王室來說，康沃爾分量極重。康沃爾公爵爵位永遠屬於英國君主的長子，現任康沃爾公爵正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長子查爾斯。光有頭銜並不夠，康沃爾公爵還有領地「康沃爾公國」，橫跨康沃爾郡和德文郡，佔地七百餘平方公里，可謂山清水秀，風景宜人。

康沃爾的地位當然還體現在文學上，以其命名的流派憑藉獨特的寫作風格，在英國文學史上獨佔一席之地。該流派創始人英國著名女作家達

夫妮·杜穆里埃，厭惡城市生活，長期居住在康沃爾，但當地優美的景色沒有治癒她的敏感和脆弱，反而成就了她帶有宿命論色彩的感傷主義。她筆下的作品充滿康沃爾風情，人物刻畫細膩，情節婉轉曲折，故事懸疑神秘，令「康沃爾小說」自成一體。

就像她在回憶錄《哀亡中的康沃爾》中所說：「我帶着空想家的自由和行者的直覺走在這片土地上，並把一些這個古老地方的民間傳說糅進了小說。」她的經典之作《蝴蝶夢》（Rebecca）中的曼陀麗莊園，正是以她自己位於康沃爾的米納比利（Menabilly）別墅為原型。類似的經歷，還包括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她也一直生活在康沃爾，海灘、曠野、別墅，統統被納入她的筆下，她的所書所寫，皆能在康沃爾找到影子。

不止如此，英國民間傳說中的康沃爾小精靈（Pixie），也在作家J·K·羅琳的《哈利波特》作品裏復活。那些生活在康沃爾郡和德文郡周圍的沼澤地，喜歡耍弄各種各樣的鬼把戲和惡作劇，雖沒翅膀但可飛行的鐵青色的小傢伙，至今仍讓不少到康沃爾「打卡」的哈利波特迷們相信，在樹林田間或許就能發現它們的蹤跡。

我從蘭茲角回程時，順路探訪了僅四英里之遙的波斯科小鎮，那裏有一處同樣聞名於世的景觀——建在懸崖之巔的米奈克劇場（The Minack Theatre），莎士比亞的劇本無數次在此上演。這個幕天席地，以浩瀚大西洋為天然舞台背景的劇場，又何嘗不是天涯海角。



▲蘭茲角（Land's End）位於英國康沃爾郡西南端。

資料圖片

## 所得皆自在

上周五休假，下午前往M+博物館，見到展廳內秩序井然，訪客三兩成群細看展品並不時細聲交談，傍晚至臨近自由空間大盒欣賞天使聲樂團的音樂會《Notes樂》，又見到全院滿座，想到藝術在這疫情持續的炎夏時分，可讓人們避開暑熱、尋求慰藉與安樂，深覺感動。

天使聲樂團由十位醉心聲樂的歌唱家組成，其中有知名歌手王菀之的父母（兩人皆為聲樂家），還有曾在香港及世界多地深造並演出的樂壇前輩。王菀之回憶，前輩們當年在各地演出的時候，她總是待在後台，或獻花，或揭譜，或擔任鋼琴伴奏。如今，當年常常出入後台的小妹妹長大了，策劃這場多媒體音樂會，既是邀請一眾樂壇老友再聚首細說當年，也是希望台上的樂音、色彩和舞蹈，予台上及台下的人們共享、同樂。

音樂會選曲皆經典，除了部分宗教聖歌之外，大部分是普契尼、史特勞斯、比才等著名作曲家創作的經典歌劇詠嘆調。整場演出分為三部分：



▲《Notes樂》聚合天使聲樂團多位資深歌唱家。  
圖片來源：王菀之FB專頁



黛西札記  
李夢

以「家庭」開篇，詠唱母愛與父愛；至中段「浪漫」，關於愛情將至的喜悅或愛情逝去的哀傷；最後以「詩」收束，加添舞蹈元素，呈示愛與藝術之真純。除開篇及最末合唱之外，其餘樂段皆為獨唱，展示天使聲樂團每一位歌者的天分與特色。當我見到那些上了年紀的歌者，仍用心用力地歌唱與表達，便覺得所謂「優雅地老去」絕非遙不可及。腿腳不便如何，身形不再挺拔高挑又如何，當藝術家們站在舞台中央歌唱或坐在鋼琴前伴奏的時候，他們已然忘了自己，心中眼中，皆為藝術。

演出後步出自由空間大盒，戶外晚風清爽，將日間的暑熱掃去大半。正逢本地搖滾樂隊舉辦戶外音樂演出，草地上、舞台前，人們相聚，或對酒傾談，或隨着樂音搖擺，好不自在。近來我常想，隨着M+博物館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相繼建成開放，西九文化區未來將在香港這座城市的文化建設中扮演怎樣的角兒呢？誠如當天下午在博物館所見，以及當晚觀演所感，我想，或許關鍵就在於這「自在」二字吧。

藝術從來不是陽春白雪，而就在你我身邊，抬眼可見，伸手可及。若表演的藝術家以及到場欣賞及享受演出的觀眾，能在這關乎藝術的對話與互動中覓得些許自在，便也不枉這一片海天相交的愜意風景吧。

## 四十載的文字緣



HK人與事  
東瑞

讀「我與大公報」欄目，得知大公報已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經歷數代人；到郵局寄信，猛然看到牆上張貼着香港郵政發行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特別郵票的海報，一時感觸萬千，回憶的河水迅速倒流。其他方面我不敢說，如果說起與大公報的文字緣，我倒是有些資格。

如果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算起，與大公報的文字緣分，已逾四十年。

一九七二年，我和妻子剛剛踏上香港這塊福地，人生地疏，舉目無親，工作無着，心情彷徨；於是業餘寫稿，聊以自慰。我很希望以文字的突破來改變命運，花了好幾年，日以繼夜地拚命，陸陸續續寫成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出洋前後》。一九七八年大膽寫了一封自薦信，將全部書稿寄到大公報副刊，出乎意料地很快收到編輯部即將連載的回覆，令我驚喜萬分。這部小說連載了十個月。由於該書內容寫的是華人出洋的血淚史，淡化政治，帶有歷史的普遍性，

先後獲在香港、內地和台灣出版了三種版本。

記得香港版當時是與香港三聯書店簽約，內地版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還請老作家艾蕪寫序；台灣版前幾年由金門文化局李錫隆寫序後出版。這一切，如果不是先在�報小作者伸出溫暖的大手，給予關愛和支持，我無法不感動和感恩。這件事，從此鼓勵了我在文字創作路上馳騁半個世紀，大公報可說是我漫漫文學長路上的引路人。它也讓我感悟到一份歷史名報對於文學開拓、新人培育的重要。

那之後，大公報成了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幫手。八十年代，我在三聯書店工作，書籍需要評介，我有不少評介圖書的稿件就投給大公報的「讀書與出版」副刊刊出；後來大公評論版約我寫稿，我說不擅寫政論，編輯說可以寫文化評論，這文化的涵

蓋特別廣，我生怕批評得罪人或被對號入座，當時用了「上官泰美」這個比較特別的筆名，引起種種猜測。在該版一寫十幾年，還從中選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了《香港文化淺談》。

在評論版撰稿告一段落後，與大公報的緣分沒有中止，我開始又在每周一次的「文學」周刊、天天見報的「大公園」副刊投稿。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紙質報紙發生骨牌效應，許多晚報停刊，存活的，報紙上的小說版或副刊也陸陸續續消失，原有五家具有影響力的文學副刊或周刊都陸續遭停刊，只有大公報的「文學」版堅持了下來。文學版的幾位編輯一直刊用我的小小說和散文，而且不時放在顯目的位置，令我受寵若驚。我很喜歡該版的編排，嚴肅活潑兼具，因此也常常把自己較為滿意的小小說投過去。這些小小說後來也成為我參賽、結集成書的重要稿源。幾任編輯認稿不認人，依然不因為我無甚大名氣而計

較，實在令我感動不已。

這樣，驀然回首，世事滄桑，我在不同版面以文字結緣大公報，不知不覺竟接近半世紀了。這幾十年中，大公報館地址，也從灣仔軒尼詩道的國華大廈搬到北角健康東街的柯達大廈，再搬到香港仔田灣海旁道的興偉中心。記得在軒尼詩道是和晚晚報同一座樓，交稿的時候，還見過新晚報老總嚴慶澍（名作家阮朗）。我的稿件也從原稿紙上手書寫「進化」到電腦打字、電郵發稿。

在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回顧昔日歲月如過電影，幕幕動心。那些年，我給很多報紙的副刊寫稿，沒有一家讓我這樣堅持，也許因大公報也派發到港九部分地區屋邨的關係，不少朋友常常取閱，時有打電話或發訊息來告知讀到我的文章。至於好幾位有文字來往的編輯，無論年歲多少，我都極敬重。誰說編輯只是園丁，他們還是無私的文友和師長呢。